

此卷第一篇當列第一
二第二篇當列第一
蓋楊作在先羅作在
後序次不宜凌亂且
此卷多宋元明及
國朝廟學祠院碑記
當列第二十二卷以
前不得以雜記目之
今因重校特爲批明
以俟修志者更定焉

南平縣志卷之二十四

雜記 卷下

韋齋記

宋羅從彥

宣和五年歲在癸卯之中秋朱喬年得尤溪尉
嘗治一室聚羣書宴坐寢休其間後知大學之
淵源異端之學無所入於其心自知辨急害道
名其室曰韋齋取古人佩韋之義泛觀古人有
以物爲戒者有以言爲戒者有以人爲戒者所
謂佩韋以物爲戒者人之大患在於不知過知

南平縣誌

卷之二十四

藝文

一

過而思自改於是右戒焉非賢者能之乎予始
以困掩未能遂志因作舫齋陸海中且思古人
所以進此道者必有由而然久之乃喟然嘆曰
自孟軻氏沒更歷漢唐寥寥千載訖無其人
有能樹立者不過注心於外崇尙世儒之語而已
與之游孔氏之門入於堯舜之道其必不能至
矣夫中庸之書聖門學者盡心以知性躬行以
盡性者而其始則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
其終則曰夫焉有所倚肫肫其仁淵淵其淵浩

浩其天此言何謂也差之毫釐謬以千里故大學之道在知其所止而已苟知其所止則學知所先後不知其所止則於學無自而進矣漆雕開之學曰吾斯之未能信曾點之學曰異乎三子者之撰顏淵之學曰回雖不敏請事斯語矣而孔子說開與點稱顏淵以庶幾蓋許其進也此予之所自勉者也故以聖賢則莫學而非道以俗學則莫學而非物喬年才高而知明其剛不屈於俗其學也方進而未艾齋成之明年使

南平縣誌

卷之二十四

藝文

二

人來求記於予予辭以不能則非朋友之義欲蹈襲世儒之語則非吾心故以其所常自勉者並書之使人知其在此而不在彼也或曰韋齋之作終無益於學也耶曰古之人固有刻諸盤孟銘諸几杖置金人以戒多言置欹器以戒自滿聖人皆有取焉苟善取之則韋齋之作不無補也

南劔州陳諫議祠堂記

宋楊時

延平舊有學負城之隅枕西山之巔士之肄業於其中者無虛室建炎四年爲賊所焚知州事劉侯子翼視舊址險而隘故遷之城南就夷曠也方經始未及成而去今太守周侯綰之來也市材鳩工以終其事教授石君公輒實董其役二人相與協力成之又卽西偏立諫議陳公瑩中之祠歲時從祀焉堂成屬予爲記余謂周侯之政知所先務矣謹庠序之教追祀前哲以矜

南平縣誌

卷之二十四

藝文

三

式士類非有尊德樂義之誠心無以及此也世之爲吏者舉以治文書理民訟爲急而不知使無訟者有在於是也可無述乎乃究其本而爲之言曰自孟子沒聖學失傳六經微言晦蝕於異論宋興鋤類夸荒養息百有餘年名儒繼出至嘉祐治平間文物之盛未有前比也熙寧更新法度以經術造士世儒妄以私智之鑿分文析字而枝辭蔓說亂經矣假六藝之文以濟其申商之術一有戾已則流放竄殛之刑隨其後

雖世臣元老概以四凶之皐目之天下靡然無
敢忤其意者故佞諛成風而正論熄矣士氣不
振積至於崇宣述其事而流毒滋甚焉當是時
橫流稽天而瑩中以身扞之幾滅頂而不悔剛
大之氣充塞宇宙先知之明爲時著龜非命世
之才而自拔於流俗者未之有也寘之學校使
後生晚進日覩其遺像宜有向風而興起者異
時羽儀天朝使姦諛屏息將必有人矣至是邦
人思詠周侯之遺德無窮已也

溪山偉觀亭記

宋 真德秀

延平據山爲州軍事判官廳處其山之半後枕
崇阜前挹大溪之南九峯森羅雄峙天表廳事
之西故有小亭對溪山最佳處予之爲判官也
因而葺焉時方習辭學科規進取退自幕府輒
兀坐亭中繙閱古今書口不輟吟筆不停綴間
一舉首則澄光秀氣歎入几席令人肺肝醒然
去之垂三十年回憶舊游未嘗不炯然心目間
也此歲楊君修來爲此言扁其亭曰宏博舊觀

南平縣誌

卷之三十四

藝文

五

陳君傳祖繼至顧眊西偏老屋十數楹岌岌將
壓獨舊觀稍加葺餘皆撤而新之爲堂曰見山
樓其上曰溪山偉觀樓之前爲臺卽舊觀之北
爲軒軒有小池剖竹引泉淙潺可愛則以聽雨
名之又爲亭曰仰高環其四旁植梅與桂間以
修竹循坡登山結茅古樟之下于是鐔州勝概
盡在目中矣然君爲此未幾則從元戎以出汎
掃汀樵之遺孽及改鎮富沙君又從焉其居于
是裁數月爾而發揮山川之勝如恐不及蓋賢

者之心于事之當爲亟起而圖之不必爲已凡
皆若是也柳子嘗言氣煩則慮亂視壅則志滯
君子必有游息之物高明之具使清寧平夷然
後理達而事成世以爲名言以予觀之詎止是
哉天壤之間橫陳錯布莫非至理惟體道者不
待窺牖而燦然畢睹然自學者言之則見山而
悟靜壽觀水而知有本風雨霜露接乎吾前而
天道至教亦昭昭然可識也蓋嘗升高而寓目
焉仰太虛之無盡俯長川之不息則吾之德業

南平縣誌

卷之二十四

藝文

六

非日新不可以言盛非富有不足以言大非乾
乾終日不能與道爲一其登覽也所以爲進修
之地豈獨滌煩疏壅而已耶若予之區區于科
目則旣陋矣陳君乃存其舊而表章之可無愧
乎故嘗謂天下有甚宏且博者而非是之謂也
予老矣久爲子雲之悔方痛自澡磨于庶幾萬
一而君子斯道尤所謂有志焉者安得相從偉
觀之上笑談竟日以想像春風沂水之樂乎是
役也起紹定四年之三月庚申而成于四月之

甲子君字清卿三山人以州從事兼招捕使司
屢官于幕書與爲多云

南平縣誌

卷之二十四

藝文

七

舊州學碑記

宋張致遠

延平郡治當七閩之衝而舊學跨西山特踞形勝九龍雙津衍仙文筆諸峯皆秀拔摩雲環顧如列屏障建劔二水會而南注風雨晦暝神物吼耀潭靜天開想紫光猶隱隱斗牛間異時偉人輩出其冠巍科躋膺仕術業足以師世循良忠烈足以動宸極而厭紳笏者相望也建炎初潰軍突至一夕灰燼遂夷爲閬武之場頃歲改卜乃喧卑近市故老不以爲便遭時右文聖天

南平縣誌

卷之二十四

藝文

八

子優游翰簡親寫經傳以師臣之請頒石本于四方銀鈎鳳翥燦煥星日所以幸多士者甚渥爰建傑閣而珍藏之于是人益以學宮爲弗稱而復故之議決矣太守宋城路公採參訂輿論慨然有意乎此會漕使行郡乃以教授陳思孟與士之肄業者合詞以請得緡錢幾二千萬經始于紹興乙丑之秋凡是胥占規撫罔不善掄材選工罔不精路公改除而太守大梁鄭公椿年以賢相家風治先教化下車未幾棠陰晝靜

熊軾戾止趨工采茲茲期而告成殿閣堂廡雄
麗軒豁十齋南向牕几明淨雖筦庫滷室皆視
昔爲逾侈嚴嚴翼翼人以溪山之勝輪奐之美
爰州所未見也歲在丁卯夏六月庚申教授率
生徒入升新學舍菜於先聖陞降贊拜觀者
咸說越日公卽落之以書抵致遠曰鄉校成不
可以無述且聞有宿諾矣致遠自束髮已游息
於斯固嘗惜其廢而幸其復敢辭不能乎惟三
代而上言治者本教養之誠而庠序因以設三

南平縣誌

卷之二十四

藝文

九

代而下存學校虛名而亡教養之意戰國并爭
處士橫議鄭欲毀鄉校而秦遂焚詩書漢興諸
儒自以經籍相授素木匏葉行禮於私室至公
孫丞相甫爲之制其察于二千石者皆詣太常
受業鄉里無素養厥後議者謂孔子布衣養徒
三千今天子太學弟子少卽增員如其數東漢
之季太學生至三萬人終唐之世六館爲盛蓋
郡國不皆立制度而教養之法廢徒眩衆飾時
爲目前具耳獨文翁在蜀韓愈在潮以教化自

任歷千數百歲文物光明人到于今受其賜我
聖主以經術示之的俾郡縣職事者咸列于學
宮復賢良孝弟之科講飲酒鄉射之禮其有行
藝中程者三歲大比歌鹿鳴而送之問問濟濟
有三代之風學者去澳渫居高明相與講習以
爲說懿文德以待用又有如文韓者爲之勸其
于正心修身齊家治國之要迫夫出處云爲俯
仰而無愧則西漢之經術東漢之名節猶以爲
有憾顧所成就卓絕何如哉噫師弟子分不嚴

南平縣誌

卷之二十四

藝文

十

朋友之道缺甚矣稚壯改其度勢利斂其守曾
不如巫醫樂師百工之人不恥相師友豈士大
夫其智反不能及殆昔有而今亡也未窮其技
意輕而詆倍者多矣師非其所尊友非其所畏
肆口而評古今率意而議臧否將誰使正之夫
唯學校修則尙師友師友正則人倫明人倫明
則風俗美故旣敘其建立次第又緝綴其所嘗
習知而爲矜佩所通患者以附於後庶幾其益
勉旃

天柱灘記

宋 吳 達

古劔津而南五里有亂石當溪若頽垣斷塹者水不得安流怒而奔激上下之舟杙棹其間毫釐有差則輕者覆重者碎篙工水師無不惴慄旁一石曰天柱灘或暴漲不辨港道望之以爲標準大浸沒天柱則憚不敢行故險爲灘最紹興七年漕臺大議開灘檄達專其事十一月旣望開黯澹四港將及其餘太守上官愔謂宜自天柱始于是命邑宰吳叔虎尉彭億募衆興工

南平縣誌

卷之二十四

藝文

十一

乘農事之隙春雨未集而速成之以十二月始事迄于明年正月石開水循舟行便安惟事無大小爲之必成害無久近除之必去方亂石羣峙中流非鰲戴神運固不能動豈人力所能擬議今役不數旬費不過數十萬用能除百世之害豈人力也春事方作達又當代雖不畢力于其間而沿流上下四百里三險源委昔險而今稍平夷民亦樂成不憚其勞先其大而不爲其細非賢守牧爲之率焉孰以貽百世之利耶豈

若園池臺榭徒供燕遊之樂今日營而他日廢
哉後之君子幸卒其事

南平縣誌

卷之二十四

藝文

三

演仙劍潭碑記

宋湯漢

維寶祐四年歲次丙辰九月戊子朔越二日己丑朝奉郎權知南劍州軍州兼管內勸農事節制本州屯戍軍馬湯漢敢昭告于演山劍潭之神比以八月甲申請雨于神是夕雨降丙戌再禱夜漏十刻雨大至通宵滂沛丁亥又雨謹以清酌少牢來展謝祀而言曰演之山兮紫翠而蜿蜒劍之潭兮紺碧而淵泉是能出雲物而見怪兮庇千里之元元秋八月而雨霑兮下土焦

南平縣誌

卷之二十四

藝文

三

灼而煩煎凜歲事之可虞兮爰乞靈于山川披荆棘而歛靈壇兮月星燦乎中天風高氣涼非雨候兮妙神功之幹旋出膚寸于巉巖兮奮陰威于重淵電幟弗搖雷車弗鞭倏播灑于清夜兮遂達曙而沛然屯陰雲凝而不散兮膏澤遍乎中田曷感速而施博兮斯其爲真龍與真僊潔牲醪以報祀兮坎我鼓乎山之巔揭靈響之顯赫兮制此詞于蒼堅仙飄裾而行兮龍藏珠而晝眠善視吾赤子兮長與爾爲豐年

儀鄭堂記

宋 鄧 肅 沙陽

吳子少緜成儀鄭堂以祀先而謂余曰先君嘗
穴土爲墳命之曰死當埋此若身後事當從簡
易勿事奢飾不幸捐館余粗治喪事作堂墓側
以致歲時之思卷曲散材僅蔽風雨丹雘之飾
屏皆不用或過之曰嘻陋矣哉毋乃儉其親乎
爾先人其果安此耶竊懼怨恫之未泯也肅曰
余先君與子先君非特薦同年官同等蓋素合
志同道者余雖弗得拜子刑曹君子于堂下然嘗

南平縣誌

卷之二十四

藝文

古

聞吾先君子之語曰禮與其奢也寧儉喪與其
易也寧戚今夫人不務孔子所爲奢寧儉易寧
戚豈知道者小子志之今由先君子之言以卜
其友之志當無二道也然則刑曹君其安于此
也審矣昔杜預過刑山見有塚焉問耕父曰鄭
大夫祭仲或云子產之墓也遂率從者祭而觀
焉其隧道不窒其前視無所于藏也所用之石
不取美者而石不可用于世也預將相土以爲
容柩之堂儀制其取法于鄭大夫杜預之賢民

到於今稱之刑曹君之志其社預乎子之爲堂而儉是克承先志也吳子于是矍然而起曰予嘗名其堂曰儀鄭其言適與子合豈子之貧然後知予之貧乎抑家世學問初無殊倫與子其爲我記其語可也余曰唯夫晉室未振敵國方強當時羣臣莫有爲進一籌者惟預與張華潛知主意立贊其主赫赫然振師于戈南指卵破車折坐令勲業與日月爭光余嘗謂預之營葬以鄭爲則預之左右晉室實以周名爲則也刑

南平縣誌

卷之二十四

藝文

十五

曹嘗則鄭葬矣其所以則周名者實付後人堂之成適名之而以子之才之學且掇巍科居仕版今日其有爲也夫如是而知儀鄭之意又遠矣

吉溪距城五十里厥地袤而夷厥土沃而厚厥山高而秀厥水環而紆扶輿清淑之氣物不能得而人得之爲君子爲端人正士蓋地靈則人傑固應爾也夫有此宇宙則有此山川吾鄉自秦已隸職方氏涉漢迄隋唐寥寥千百歲未聞姓名通于上國昔胡爲而晦今胡爲而顯與天地之大德曰生流行發達雖頽簷敗壁窮岸絕壤生意未嘗間斷東波所謂滄海何嘗斷地脉

南平縣誌

卷之二十四

藝文

六

亦有人材爲範模是也昔者常袞使閩始立學校訓導由是貢士與內郡等夫閩猶昔之閩也得常袞而後爲士者盛何地不生才所患未有表率而風勵之者爾吾家由鼻祖伯仲十三公曠十五公卓來自浮光耨其荆棘茅茨驅其狐狸豺狼而卜居于此教子義方以忠孝稱于是後來厥紹而怡軒東山藏春三先生繼以學鳴韜晦自將不求聞達而龜山了齋公深知之且序怡軒之文曰修之身刑之家施于有政大學

修齊治平之事業也其薦東山藏春之書曰好
學有守介而能通則聖門學道立權地位人也
龜山了齋豈爲不情之譽哉自時厥後更唱迭
和有書累萬言而力詆新法之害者吳潛也有
奏疏而力陳更化旋被增秩之褒者吳君偁也
校文而得中興良弼者吳方慶也擇壻必取道
學之正傳者吳觀也他如策勲秋闈蜚英學校
擢昕廷之第揚仕路之風三百年間肩相摩而
踵相躡龜山謂怡軒之流風餘韻足以遺共子

南平縣誌

卷之二十四

藝文

七

孫而化其鄉者誠哉是言也一鳴幼從父兄佩
服三先生之訓歛衽諸先達之名比壯僬僬每
念先生清名大節嘉言善行載之方冊煥如也
而未有表而出之使後生晚近紹聞德言至于
先達諸公聲沈迹絕亦將湮滅而無傳輒不自
揆撰次三先生行實蓋述延平之言志之而非
作也刻而祠之雁菴雲際寺且匾曰三賢堂而
又旁搜詰牒得天聖以來先達若干人勒之堅
珉樹之堂上如一鳴不才以浪先着鞭亦得齒

焉他日趾遺芳而掩前聞又將大書而特書矣
抑是寺以鴈菴雲際爲名蓋隱然有雁塔雲梯
之意吾鄉登進士第自怡軒始而是寺乃怡軒
讀書之所也故老指爲佳讖今也卽是題名焉
豈爲怡軒之美也可尋而是寺之讖亦可符與
然名者實之賓也無徒譽此寺之名異時必有
歸咎於今日之題名者書曰力穡有秋孟子曰
無罪歲繼自今必因其名而求其實之有志焉
則此寺永爲一段佳話矣嗚呼凡我同盟其懋

南平縣誌

卷之二十四

藝文

六

敬之哉

水雲邨記

宋黃裳

長澗自行峯道廣教出田坑始從父得之于西
南山之麓取其一支停之以爲沼走之以爲渠
厨竈之以酌橋跨之以渡異花奇果垂條倚實
飄雲墜影在泉之上下有雲于山朝隤而暮合
閒適之態虛白之象與夫流泉相應以無心相
偶以不紛俄然相得于東西杳然相忘于得喪
其孰爲此者耶元豐之初余自京師而還省余
從父流水之間俯仰行坐瞻顧燕笑及夫日落

南平縣誌

卷之二十四

藝文

九

而禽還山暝而雲收援毫於壁間乃以水雲邨
名之而後去自是郡人始知有水雲邨之可樂
也尋春逃暑車蓋相屬越十有五年友人王公
實來京師謂余曰今爲水雲邨主人矣僕將益
治之養生于其間予曰子之得水雲村固可樂
也其亦知水雲邨之得子乎公實之爲人苟可
而止不爲生而勞不爲名而僞遇吟而忙得酒
而休方東而俄西未始而適莫要其中夷曠而
惠直是水雲翁者也君歸乎哉余後數年亦築

草堂于衍峰維釣舟于劍潭是時水雲翁藜杖
而相尋衍山居士肩纍而忽往與是兩放相得
于無情中有舞有歌有吟有謔妙思絕景不可
得而究也會歸于至無余之樂也不知水雲翁
之樂亦出於此乎然則水雲邨之于我果有分
哉故爲之記公實他日相從出此以爲質焉鐫
諸石

延平路新修宣聖廟學記

元虞集

至正五年中大夫廬陵文侯富守延平大與其郡先聖廟學明年三月郡學錄郭圭用士友之意請書其事以刻諸廟庭麗牲之石云我國家之制自國都至於郡縣皆置學宮修先聖之祀而教其人以聖賢之書使有以知乎聖賢之道以成俗達材焉內外大小遠近無間也閩越遠在南服去朝廷數千里延平之爲郡在其上游山環其崇川合其清前宋時州名南劔天聖

南平縣誌

卷之二十四

藝文

三

乙丑守臣曹修古始建學於其西山之巔慶厯癸未天下始皆立學而是邦之學先廿年成矣建炎燬於兵紹興劉守子翼改作於郡西龍津館貢院之址近市不便路守採請於部使者得錢廿萬復舊址後守鄭椿年繼成之有禮殿設先聖先師肖象有庭有廡有從祀肖象前有殿門南有櫺星門殿北有尊經閣又北爲講堂曰進德堂又有極高明閣東廡之東有鄉賢之祠奉龜山楊氏豫章羅氏延平李氏新安朱氏者

也祭品祭服皆有庫又有肅容亭在殿門外其
爲學也有直舍齋以居弟子有射圃有庖有廩
周之以垣屬諸都宮之門也嘉定十四年陳守
宓修之凡六十四年宋亡而學存國朝至元己
卯以來守者至皆因之未遑有所爲也至順辛
未閩憲分司安禮護世行部斯郡始督有司治
之致嚴神座之外支吾塗墁而已文侯始至顧
瞻而嘆曰君子學以致其道廟學不修則無以
行其教教不行治亦不行矣此豈可緩哉乃命

南平縣誌

卷之二十四

藝六

三

工度材修禮殿及其門廡求曲阜家廟遺像以
擬聖人之德容諸賢近古畫像之可考者亦博
求其似定王公侯伯衣冠之制必稱其儀物座
幄嚴密弗敢褻焉庭甃毀缺易布大石趨行周
折佩烏中度徹肅容亭更築齋廬於塾左以待
祭祀名之曰思誠堂自講堂尊經高明之閣悉
從作新充壯堅緻鄉賢之祠旣撓以壞寓祠直
舍之半者久矣侯始大闢其祠有堂有室以奉
四君子之像階庭門廡以稱神祠又作堂於殿

門西與思誠堂相直校官修其職則聽事於斯也凡學之舍可仍者仍當改者改崇高華煥外藻內實皆親督指授無或虛羨相其成者教授陳陽至也學田自曹侯來始置未克累政織致增益歲可得米九百餘石司計者習爲不虔耕者歲入寡而莫之治也侯按籍得逋租之在民者足其修學之用田久沒於浮圖者命南平監邑真寶驗其實而歸之得五十石益歲入以養士延鄉貢進士佐教授官訓導其生徒興化建

南平縣誌

卷之二十四

藝文

三

寧邵武之學者來歸之絃誦之聲無間於朝莫此修學之大畧也於侯之郡政此其一耳言學於延平者則有其說矣昔者天生聖人有其德而無其位徒以其道而傳諸門人曾子出遺書以正爲學之道未幾子思已憂其失傳而中庸作焉夫子曰我欲托之空言不如載之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孟子論古昔治亂之變以孔子作春秋而亂臣賊子懼已當天下一治則曾子子思之書所以爲繼志述事之善者歟非孟子

不足以知之也自是而後千數百年否塞潰裂
世變極矣非無小康之時然而三綱淪九法斃
未有見正於春秋者也其可謂之善治乎天之
未喪斯文也周邵程張五君子者實生於宋夫
子之道中興焉於是易書詩春秋禮記之爲教
莫不明且行矣皇之所以爲皇帝之所以爲帝
王之所以爲王授受心法之精微制度述作之
久大發明折衷無復餘蘊若夫天之所以爲天
人之所以爲人學其學者皆有以知其性命之

南平縣誌

卷之二十四

藝文

書

理以成已成物焉善推其所至則存乎其人矣
謂非斯世之一大治不可也是故宋之有天下
土地之廣威力之強則有不如前代者然而諸
君子者生焉則其所係之重蓋非人力之所能
爲也夫孰敢有所間然哉程子送其門人龜山
楊氏之歸已有吾道南矣之嘆程子之嘆非私
嘆也程子沒而宋亦亡道學緒餘不復有聞於
中州當時之人亦有知人心之不可收天命之
不可復者起楊氏於衰老而用之雖若無及然

其正誼明道以救壞亂於危難之秋則亦非小補者矣其南渡也間關自存社稷之臣多君子間於小人不得一日安其身於朝廷之上亦何以爲國哉楊氏與其同門倡道學於閩中一傳而爲羅氏再傳而爲李氏三傳而朱氏出焉端緒淵源正大明白所謂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也名教實賴之故雖縣延微弱遂至於亡然而猶足以爲禮義之國卜之萬世而不可誣者則四君子有以續道脈之正傳起民彝於罔墜

南平縣誌

卷之二十四

藝文

五

固也天之於斯文豈偶然哉蓋有所待也我國家祖宗龍興朔方已知尊聖人之道世祖皇帝制度考文朱氏之書所以繼前聖而開來學者大臣用以輔治而道學遂與國家之運同盛於今日不絕如綫之緒安得不推其所自乎楊羅李氏皆生延平朱氏以其先人官尤溪而生風雲會合天之所以鄒魯於吾延平者何其厚歟延平之學者見聞得於父兄有非他郡之所能及也其必有以體侯之意不負聖朝崇學之盛

者乎侯固宋少保右丞相信國公之孫也國亡
死臣節我國家公天下之心風示世之爲人臣
者至於今稱之延祐中用大臣言特召公子升
至京師拜集賢直學士執經禁近將有所訪焉
入使南海而沒今侯之治蓋有所受教矣道義
所在莫不興起則其所以勸成於學者又有不
在於言語聲色者哉

李延平先生墓田碑記

明督學 熊尙文

豐城後學如熊子者何幸得入李先生之境知先生之墓在瓦口山之陽也哉熊子視學入閩一稟今上功令俾閩士唯紫陽朱先生傳註是遵朱先生實得統於延平李先生焉則李先生者開紫陽之道脈啟百代之真傳千秋俎豆先生之食報宜也熊子嘗以從祀孔廟抗疏俞旨議行歲庚辰乃以督學遷維揚備兵且辭先生之里往焉嘗訪先生之後先生郡有祀祠家有

南平縣誌

卷之二十四 藝文

七

特廟春秋郡守率屬祀於祠復命博士往祀於其家之廟先生於血食洋洋在上在左右哉先生之祠若廟所以妥先生之神也先生之墓所以藏先生之魄也祠則祀家又祀墓第已焉亦奉牲舉奠未盡之義也如先生何矧山深墓古草茂狐潛忽爾崩圯漸以藁蕪也又如先生何焚楮成儀披荆護塚以賢者為先生後力自能為之而講先生之學宦先生之士者晏然不為先生計亦罪也熊子宦最拙無能明先生義理

上以報朝廷辭尸素唯是交際甚鮮儀節多疎
贖鍰之餘無愛也出二十金與先生之後爲置
田若干畝備春秋墓祀及預年代修葺諸費當
是時也郡守倪君助俸十金共成茲舉熊子竊
以爲請祀先生於孔廟者崇先生之完念也置
先生墓田使得備諸費者崇先生之片念也完
念動於熊子錫予之典惟天子是命所不憚抗
疏以請期於殫是念而足若是片念熊子萌之
賢守令相與襄之豈足激先生之享先生亦豈

南平縣誌

卷之二十四

藝文

三

借熊子片念以存斯墓於不朽先生繼往開來
之功自千萬世無能朽也熊子諱尙文江之豐
城人登乙未進士郡守倪公諱朝賓浙江之蕭
山人登戊戌進士南平令劉君諱兆元粵之博
羅人登甲午鄉進士得並記

延平社學碑記

推官 羅心堯

延平故有社學四布列郡城內外先任存齋徐公以館職出爲郡理會修復建置焉至今父老猶能述其教舉其事津津不釋諸口自公之去浸淫廢爲民居者五十餘年丁亥之秋余承乏此邦睹先賢之餘風覽民生之旣庶竊以爲政首教化學先蒙養苟社學之不復則蒙養之謂何然驟奪諸民不便也歲己丑叨攝郡事凡四閱月贖鍰之積約九十兩有奇乃屬許府幕元

南平縣誌

卷之二十四

藝文

二十九

鄉召四學居民贖取之又以其餘修葺崇飾稱新居焉學旣成請於郡守惺堂譚公擇其民通訓誥有行誼者四人置爲師先是南平縣有爐峯及西崇福寺田山各若干畝往往爲豪民隱佔訟於庭無虛日余以爲佔於民與奪而歸之僧無當也曷入官以充社學之費牒請於分守復吾侯公督學雙臺耿公咸報可於是歲得租銀四十兩有奇議以三十有二兩分給社師束脯而以其贏餘食飲諸生之課文者秋成之期

佃民賦縣縣賦府社師各請府請給歲以爲常
明年之夏太守新塘周公二守霞谷郭公別駕
月川漆公則又悉召四學社生寵之冠服教之
工歌習學俾明長少於是閭閻童子咸彬彬有
禮讓焉君子曰斯舉也雖里社細事哉乃其關
於蒙養者則至鉅且要矣倘世世存之無變也
教化尙亦有賴乎然天下事始未嘗不成之難
而後稍頽廢也爰鑿之石以告後之當事者

薛太尊開南平縣儒學青雲路碑記

明禮部右
侍郎清源黃汝良

今天子申布功令廣厲學宮所爲藉甄陶而闢
樵薪之路尤重其任於守令彼其奉天子德意
帥勵一方教化屬其提衡士習繫之振起利有
所當興不難鼎勑弊有所當剔不憚弦更以故
程效易而奏功捷其自博士弟子實嘉賴之顧
有歲計之功有世計之功功極於世則旋乾轉
坤宇宙在手斯不朽之所爲烈也南平爲鐔郡

南平縣誌

卷之二十四 藝文

三

首邑而學設於郡治之西關故稱形勝者在有
宋人文輩出以迄我明雲變霞蒸代興而建名
世之業者烺烺可紀邇者儒效濶疎文運視昔
稍遜說者不無遺憾於地靈今歲丁未冬郡大
夫薛公以東粵名儒來守鐔興學作人觀風問
俗月未浹百度維貞已周覽山川稅駕於邑庠
升至聖之堂徘徊者久之顧謂司馬梁公司理
徐公曰邑學負山臨水雖風氣鍾哉惜也明堂
逼近民居路墮南祉法未盡善恒思有以闢之

適會民居火赤地蕩然公曰是天之相多士以
有今日也圖之此爲時矣是時視南平事者司
理公也則悉倚辨司理而守公自捐俸佐之諏
日度地伐石鳩工易居民以地之在官者有鈞
利而無齟勝而以蕭永科芳董厥役始於戊申
季夏甫一月而工畢更名曰青雲路志文運所
由興也博士弟子幸觀厥成因聚族而謀曰守
公造士作人功未易更僕數今茲之役實貽吾
黨以不世之利宜以不世識之於是文學黃君

南平縣誌

卷之二十四 藝文

三

復謙計君貞亨陳君道充肅幣介諸生杜雲鶴
黃應賢吳士慶張勳抵清源而徵詞於不佞盧
居中幸獲聞教其奚能辭竊惟國家以文治治
天下唯賢師帥勤宣德意而作興之乃當世之
求吏治者日苛而有司之避吏議者日巧忽然
於所當路若罔覩聞卽官守且不啻市肆遽蘆
視之至於庠序輒謝未遑語以改作殆有甚焉
幾於秦越其士矣薛大夫爲政獨持大體先文
事之急而後諸務不爲一時眉睫之計而爲百

年儲士之圖利所當興心獨切焉無負天子申
布功令廣厲學宮至意此其為尤難此其為希
覲者也僖公修泮魯頌記之於今為烈是役也
以回天造以協地靈以興人文三善具矣其斯
以為非常之事非常之功要以非常之原則大
夫灼見之矣自今多士鍾為人傑蔚為國華標
薪之路闢而彙征之途廣翩翩連茹而拔泰茅
其事業駕昔人而慕光大之其永永拜大夫之
賜四生奉不佞言復之文學遂勒之貞珉永彰

南平縣誌

卷之二十四

藝文

三

盛舉焉郡大夫薛公名藩司馬梁公名淳俱粵
之順德人司李徐公名久德江右之上饒人萬
歷三十六年孟冬之吉

郡守孫公邑侯陸公德政碑記

明游居敬 邑人

余幼時則聞吾郡延平太守孫公吾邑南平大尹陸公亟亟爲民惠政云蓋洪治辛酉歲值旱魃爲虐天不雨者數月二公率寮屬竭誠事禱旣而天果大雨二公喜天之鑒弗忍張蓋步歸行數里遂俱邁疾相繼卒於官廷之父老子弟戴二公之德相與詣廨舍哭弔且治棺殮事痛二公之澤不獲終究也又嘗聞諸學士先生吾

南平縣誌

卷之二十四 藝文

三

邑之舊賢令曰某侯廉某侯敏亦必以陸公爲稱首焉二公之沒也旣已祀於名宦而延之士民懷思其德相與立祠祀之嘉靖戊戌前郡守裴君至謂其祠在學宮之側其地爲隘而士民亦以瞻趨弗稱爲言乃度地更祠於郡東門外大溪之南歲時致祀名曰哀慕云哀者哀二公之切於爲民而實其躬也慕者慕二公之惠政而足以貽諸無窮也與夫古之詠甘棠之詩泣岷山之碑者異事而同情矣斯舉也蓋義舉也

當時吏部侍郎玉溪張公侍御蒙泉包君南湖徐君爲文紀其事距今凡九十餘禩歲辛亥八月陸公之孫刑部郎中穩汝成者奉欽命減刑於閩至延卽拜公祠且慨然以公未有特碑記爲歉因詣余拜言願闡其詳以昭不忘嗚呼顧余曷敢當作者哉然刑部君之徵言則固孝思之至念而亦郡民之所樂談者也又曷可辭乃稽諸志牒採諸耆俊而益知公之履矣公諱嵩字如嵩別號省齋浙之歸安人登洪治丙辰進

南平縣誌

卷之二十四

藝文

三十五

士初授福州羅源令卽有聲未幾用薦調南平治凡三載餘盡心拊循民用殷裕邑治舊在郡城之西公時尙仍之潔操勵政鋤奸植良徭役務減征斂以時而又新學宮輯邑志以淑士章軌於禮教殆倦倦焉用是吾邑之民得有所庇無俯仰之困無橫暴之侵彬彬乎絃誦讀書之俗迄於今不衰實公有以遺之也而禱雨乃其爲民之尤著者耳夫世之爲守令者有功於民其去也則民爲生祠以祀之若公之作福於吾

邑者甚溥卽其存也固宜得祀而况其死於民
事而追祀之於祭法爲尤應於時制爲不悖者
乎然則公之合祀於祠也允爲士民瞻仰之所
且慰崇德報功之恩而歲陳俎豆有司盛服將
事而黎庶亦得奔走執役於其側咨嗟慨嘆之
餘慕公之心不將與慕孫公而同其無斁也哉
如是則又將使蒞於茲土者訪公遺蹟而行之
以興思齊之念亦是祠之一禔而公之德爲不
忘矣且德隆者其後必昌孫公之子毅齋公今

南平縣誌

卷之二十四 藝文

三

爲大宗伯掌詹事府事位望烜赫而公之父守
瀘州公之伯兄如崑同公登甲科爲御史世德
淵源固已發其祥於前今刑部君克趾厥美發
身科甲蔚有令望而其來閩也方將體聖明欽
恤之德敷八閩平反之仁以繼乃祖之所遺者
而益光大之異日躋華陟要未必不與孫氏而
并耀也然則天之報施信乎不忒而所以慰公
之靈者豈特吾延之祀而已耶太守秀水沈君
初蒞政首崇古哲暨二守泰和曾君節推縉雲

李君以刑部君之意命工礲石來速余爰敬
書之庶觀者知仁者有後固如此若夫祠之規
制與孫公之名績具在前碑茲不著焉

府城隍廟大殿左重建豫章書院碑記

明副田 項 尤溪 使

項聞之先正云龜山載道而南士之從遊者衆
惟豫章先生潛思力行詣極任重故獨得不傳
之秘於千載之下 項又聞其資稟勁特清苦可
畏一悟所學之非輒鬻田徒步從師正學先生
之志毅矣其所爲學服膺師訓務自心害而去
之故一切嗜好無所入乎其心所著詩解論孟
師說春秋指歸釋例集解台衡等書又皆議論

南平縣誌

卷之二十四

藝文

三六

精核足以羽翼六經而開闡元奧先生之學邃
矣遵堯一錄深闢王氏功利之非又其息邪說
距詖行之大者他如天下無不是之父母之言
扶三綱而植五常潛消逆黨篡弒之禍先生之
惠宏矣雖其清介絕俗不求聞達人罕知之龜
山則曰唯從彥可以語道陳幾叟則曰自吾交
仲素日聞所未聞奧學清節南州之冠冕也延
平李氏亦曰先生性明而修行完而潔擴之以
廣大體之以仁恕其見於師門之所稱許者如

此先生道德行誼之實可知矣夫以先生深沉純粹之資師友淵源之自繼往開來之功彰彰較著若彼也顧其所誕育之鄉嚴事之典曠而未舉學者不能無憾焉正德丁丑進賢姜侯始卽城西建祠庶幾致其仰止之心矣繼復改建學之西偏未幾擴爲文廟祠遂廢矣一終星紀未之有復也前溪裴侯來守吾鐔下車未朞月慨然以興復爲己任乃集僚佐暨師生圖所以重建之方僉謂哀慕一祠地勢爽塏隣於二學

隙地一區可以更祀孫陸二子實堪興築廢所遂上其議於巡按李公分守陳公得報可乃經畫百費鳩工庀材中爲堂奉妥神位外爲講堂門廡庖湏之類靡不畢具東西翼以號舍用爲學者堂成屬記於余余謂裴侯之政知所先務矣世之所謂能吏者類多刀筆簿領之務而化民成俗之意顧無慨乎其心侯能追原本始崇祀先哲以矜式後學非有尊德樂義之誠心無以及此况復以身爲教羣萃諸彥躬爲講論開

之以道德性命之旨博之以詩書禮樂之文使其知士之所以學蓋有卓然科舉文字之外者則夫鼓舞作興之下豈無聞風而起者乎抑予聞之龜山曰學者學聖賢之所爲也欲爲聖賢之所爲須問聖賢所得之道先生亦曰周孔之心使人明道學者果能明道則周孔之心深自得之觀夫二公遠紹邃承立論精切而其所以授受之際亦不越乎道之一言則夫二公之學亦異乎世俗之所謂學者矣後之來遊於此者

南平縣誌

卷之二十四

藝文

罕

苟能充匹前修日加刮礪居敬窮理存養省察反諸身而求之庶乎其知所志矣其或於睢放恣綴藻飾以媒利祿鉤聲譽則棄不貲之身於一物之小非我侯所以幸教是邦之士之意也嘉靖十九年庚子三月七日巳亥前進士貴州按察副使提督學校尤溪田頊譔

南平學師林先生功德碑記

明副使江士英建安人

學師之於子弟分也而臨別丐如椽敘懿爍以壯行旌者情也至於澤及一庠功垂百世度越等夷萬萬者則又非翦綵雕辭繪句所能忘不朽也南庠學博林君爲吾閩莆中望族自唐茂則公肇興嗣傳九牧科甲而纍若者不可勝紀君復以辛酉亞魁壬戌副榜來署茲庠以興起人文爲已任甫蒞毡卽萃諸生而勤校藝按月

南平縣誌

卷之二十四

藝文

聖

課會期弗爽供具必備至品題甲乙靡不心折且不難肢批而節解一字之茹吐弗遺俾人人咸知向往南平北斗共趨瞻矣至於餽金之頒隨到輒給無抵換無侵尅間有預貸者君亦不恠傾囊以應欣如也更周鶉結之士士有枉抑者代爲伸之嘉敏者鼓朱黑者牖躍冶者尤煨煉之而文運丕振士風於變其裨益何如也先是學宮因馮夷蕩析廟貌大媾當事者屢請屢輟弗克終事君造士之餘覺愀然不安於是慨

然身任請之邑侯及商諸兩僚遂捐俸鳩工程
材辦物首葺啟聖祠以隆原本未匝月而燦然
更新漸而及 聖殿漸而及明倫堂凡廡舍繚
垣齋房坊表棟宇柱楹門扉棹楔昔之傾圮實
陷者罔不繕密完鞏且濬泮池之汙潭樹環池
之經營今已告竣視西齋較麗焉皆君之不遺
餘力而次第成功者也諸生入廟而瞻壯麗寧
不睹河洛而思禹功耶又念庠附郡郭春秋祀
禮僅行釋菜犧牲不成適遇道府縣諸公捐俸

南平縣誌

卷之二十四

藝文

聖

助學置田年收租銀若干繕君毫不自染除供
課用外冊定若干以增置犧牲視昔有加歲爲定
例此其功之尤鉅者也夫廟貌葺則聖靈妥祭
禮增則享祀豐造士興則又人文科甲鬱勃以
興所稱垂百世越等夷者此也豈僅尺幅能貞
於永久哉君猶警枕下帷擬再上春闈鑿欵鼎
甲無奈直指督學暨諸當道褒旌沓至薦剡加
交朝廷亟藉函鼎而石埭之命下矣廼及門諸
士念功弗置也請予一言勒之麗牲之石以識

其澤夫君之教行蘇胡才兼韓范署諭而功光
庠序必仕令而化溢弦歌異日擢巍登嶠而鴻
猷駿烈銘旂常勒青史照耀千秋直與其先茂
則九牧輩媿徽傳不朽矣又奚藉於汝鐔之珉
也然功盡善而澤可久則汝鐔之珉亦自不可
少者其備述余言以登諸石林師諱芸蓀莆田
人登辛酉科崇禎三年庚午季夏穀旦通學門
生萬汝輝吳從周游王庭汪榮等同立

督理揚州權政尚書戶部員外郎游公去思碑

記

明焦竑修撰

今民若商困矣而在維揚爲甚以彼山行川涉之所震驚風霜瘴霧之所侵冒蛟鼉虺蜴衝波急湫之所抵觸幸萬有一安乃得什一之息奉國家之權而以其贏爲俛仰資也頃復以中人四出索之譬之澤竭而漁不已民往往嘔呻而爲塗中瘠者以此歲萬歷癸卯春部使者當代大司農念無如游公賢則牒以往公讓材不任

南平縣誌

卷之三十四

藝文

四四

者久之余以謂此大司農之所以急公也夫鼓瑟者紆其大弦和其小弦而瑟乃可鼓若大小弦皆急非戾則絕世所稱權者常錮百貨之饒細若鍼芒一無所漏失云爾以維揚之商罹沓至之稅大弦之急如小弦矣大者戾小者絕矣非公其孰與紆之余知公甚深大都寬博深厚不好爲排決刻峭而才之所負守之所抵蓋百口不能眩萬夫不能移焉公少名家子嫻文學負孝友聲籍籍筮仕罔寺上林於俗所謂例者

峻卻之不以秋毫之端自縊也迨蒞維揚壹意以寬商惠民爲計力言於撫巡盡改中人苛稅歸之有司已而寬減其科條爬梳其微垢苟可使人蓋不汲汲於取盈然者卽額之當權者時時縱舍之念水潦祁寒之苦商舶之不征者匝月放免糧艘至八百餘緡他可知已然公日視事最勤最覈而下無所遯往者鈔戶若史書侵用金錢無算徵解不以時公多方程督尅期以完而且鐫碑以爲戒雖豪有力者撼之不爲動

南平縣誌

卷之三十四

藝文

四十五

自此帑無匿財姦無骫法固非中材顧望弛而不張者所能辦也繇斯以譚紓與縱異先教化後誅罰是之謂紓好姑息隳紀綱是之謂縱鼓瑟而縱弦則無聲矣爲政而縱民則無政矣公能辦於此蓋其施在一隅其仁足以示四方其事雖行於一時而其法足以傳後故采與人之誦而樂識其事非獨以慰揚人之思將使有志於民者推公之所已試其法可不待頃而具則公之爲澤彌遠矣公名于廣閩之南平人以任

子起家居恒修身繕性動以聖賢為矩矱此不
著著其權政可師者俾後人得以觀焉

南平縣誌

卷之二十四

藝文

四六

萬福精舍田碑記

知府張楷 廣陵

萬福精舍開山師樂菴老人授法於良治和尚
傳臨濟第三十四世實天童密雲悟和尚五世
孫也老人本姓劉諱從顯玉融之縣亭人配江
氏生二子長道赭次道守初為儒補閩縣弟子
員鼎革後遂棄諸生攜二子入黃蘗山萬福叢
林禮時默師披剃老人即以二子為法嗣而二
子之視老人為本師也後數年老人訪其族兄
明杜於劍浦族兄因與何高楨等於庚子夏結

南平縣誌

卷之二十四

藝文

四七

廬九峰下居之仍曰萬福不忘所自也庚戌夏
老人西歸二子挾其骨往葬蘗山紫凝峰峰下
四潭祖塋距今又十五載檀越高鎮等及堂弟
熙默以佛宇卑陋復倡募廣拓之翼以寮舍方
丈香積等所畧有次第而又別構一堂於東偏
以祀母顏日報親并置香燈田若干畝凡歲時
伏臘具蔬果供之此蓋往嚮綿亭遺產原付族
人祀母之需者也昔大目捷連始得六通見母
輒悲啼大呌白佛佛設蘭盆濟渡之法敷床臥

且盡世甘美以著盆中供一切聖冢雖六親眷屬亦應時解脫福樂無極且使世間修孝行者念念中懷常憶父母作如是供養以酬乳哺鞠育之恩則仰報慈親固亦佛氏遺意矣由斯以推應不獨二子之敦本爲然也今二子鑿戶焚修盡力園蔬甘淡泊以堅苦行其續承爨老人餘緒固賴賢裔俾世世保守而彌光則又在繼起者之善爲率循也因勒其事於石使後人知創建有由率循有本庶幾相承於勿替云爾

重修羅豫章祠碑記

督學沈涵

涵既疏 御書褒賜延津諸儒以今年春正月
頒賜至閩而豫章羅先生得奧學清節四字與楊
李二先生四額并懸於郡城之道南祠邦人稱
盛事焉故道南之有祠原以奉祀龜山先生而
羅李並配之非專祀也居數月太學生羅圻彬
偕其從子祠生羅岫然踵門告云我祖祠在南
平之羅源鄉創自明正德間重修於嘉靖今歲
久盡圯岫然獨力修之工竣恭勒 御書於石

南平縣誌

卷之二十四

藝文

四九

而請爲文以記之涵曰嗟乎祠之廢興固有時
哉雖然有廢有興者時也其所以廢而復興者
道也嘗考宋史先生生於羅源窮約不仕晚就
博羅主簿乃卒於官越數年而喪始歸葬至寧
宗嘉定年郡守劉允濟上公所著遵堯錄賜贈
諡焉然則先生之在當時遇亦寡矣固天能窮
於生前而不能晦於身後天能使之流離老死
於南宋衰亂之季而不能不使之大彰明於
興朝全盛之時嗚呼是孰致之然哉長楊五柞九

成仁壽之屬雖以帝王之威力而不能保抔土
之或存卽如宋世聞中士大夫若章惇蔡京惠
卿之徒身都卿相富貴權勢非不赫赫動人也
迄今烟消草滅求片壤棲神之所而不可得者
以先生韋布之微下吏之賤道途客死之窮顧
乃身沒未幾名播於國書獻於朝賜爵上公崇
祀聖廟又五百年而遭逢右文真主宸章褒寵
照耀古今使薄海內外無不知先生其人者豈
非道之所在歷萬古而不可磨滅有如是耶涵
既深喜斯祠之成又嘉峒然之志而望其力求
大道以克光祖烈仰報 國恩也於是乎書康
熙丙戌夏月吉

道南書院碑記

國朝 陶敦和

延平道南書院明正德間知府歐陽鐸始建城北麓山之麓後院既廢壞而爲之師者亦近取南邑中諸先進爲後生輩所推信者先期上其名於太府太府報可爲師者卽自擇一閒曠之區開館授徒太府遣經歷官時一臨視而已故其學謂之府義學師曰義學師義學師常數十年不易故院中田畝或遂佔爲己業轉鬻他人至康熙間知府周公元文念學中無恒產師生

南平縣誌

卷之二十四

藝文

五十一

皆難繼處以守乃支無碍庫銀買田若干畝歲收穀八十石以爲爲師者修脯之資於是始有書院之田歲戊戌知府任公宗延復相地於紫雲臺卽府儒學舊基重建道南書院於是始有師生讀誦之舍蓋 國朝書院之興二公之力爲多其後書院歲久不葺而故時衛指揮署右雍正間嘗設正音書院屋頗宏邃諸生輩皆遷寓其中由是道南書院反成虛置乾隆丙寅前憲副使張公坦重加修整又禮請前邑大夫之

去位而有文望者使專講習公復時時入省其課與諸生評講不倦一時士類向風人材蔚起蓋自是而主其席者必慎選博學有道高明之士以楷式諸生諸生輩亦無不以得入書院爲榮然而講堂之外廡舍無多而修脯之不足與諸生飯食供饋諸需皆官斯土者捐俸爲之和

不敏爲令南平九年於此仰承道憲李公及先後太府公樂育人材之意早夜圖所以爲諸生長久之計謂廡舍之缺則後來者不妨於附近

南平縣誌

卷之二十四 藝文

五十一

之所賃屋而居惟是修脯供饋諸需捐俸恐難爲繼又以書院爲郡邑育才之地不宜獨自爲功故凡邑人之慕義輸金者亦復不逆拒之而樂與共成其美凡續置田共若干畝稍補修脯之缺尙期修脯旣充當續爲諸生謀膏火之資而余奉龍溪之檄旋即得代以去將行諸生請刻石以記其事其意若欲歸功於余者余不敢當也爲歷敘前此興復之由使知前人之所以爲諸生謀者用意甚勤而歷年甚久如是諸生

可不爭自奮勉以無負守土者作人之厚意也
哉遂并記其田畝穀石之數於左而空其下方
以待後之同志者續茲未竟之緒焉乾隆二十
一年丙子春

南平縣誌

卷之二十四

藝文

五十三

重修南平縣學碑記

國朝許廷璠

吾南儒學建於西郊首面大溪址殿山麓九峰
環亘雙流襟帶洵足以啟佑文明為崇聖奧宇
考之邑乘前明洪武時改卜於此中間興廢遞
嬗我

朝自康熙己丑前宰顧公修葺鼎新越今復三
十載風雨鳥鼠之餘推頽剝蝕繼以傾圮余於
癸丑冬來宰斯土凡月吉誦讀暨春秋時享瞻
對徘徊目擊心驚大懼墜茲教基致瘵厥職以

南平縣誌

卷之二十四 藝文

五十四

貽典禮羞爰進紳士而詔之曰吾邑為南劍權
輿理學名賢接踵紫陽俎豆濟美十哲即羅李
諸彥無不起而問 兩廡之牲宰此邦多士久
視同家塾則其謀所以妥靈告虔者不可不周
且備也况

聖天子右文敷治廣厲振興有加無已凡廟中干羽
琴瑟玉豆犧牲之屬咸 頒定制以期大備顧
茲廟貌圯廢不修可乎紳士唯唯余率僚屬節
俸庀事以為紳士倡紳士捐助共襄盛舉鳩工

度材從事橐鼓期年而落成自殿祠而兩廡而
堂舍而門楹丹雘燿燦煥然一新以妥神靈以
樂育多士彌教化而開文運胥於是乎在焉是
舉也始於雍正十三年六月竣於乾隆二年七
月計糜銀一千一百兩紀勒於石以昭風勸以
示後人乾隆二年孟秋月穀旦舉人陳夢鶴生
員蔡解晉彭玕江湘邱志達等仝立石

南平縣誌

卷之二十四

藝文

五五

重修南平縣城隍廟碑記

國朝蘇渭生

知縣雲南

國家崇祀城隍所在郡邑春秋致祭為其足以禦災捍患使人民安堵也為其能為民請命時雨暘以致豐稔也為其能福善禍淫足以助流政教也南邑附郡舊址祀郡城隍康熙壬申前令上虞陳公始建縣城隍廟迄今五十餘年牆垣傾圮丹彩剝落且規制迫隘不足以妥神靈而壯觀瞻余蒞任始謁慨然有動於心夫賞罰明威陰陽一理大易不云乎先王以神道設教

南平縣誌

卷之二十四 藝文

五

誠以惠迪從逆聖智不能易其說而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雖夫婦之愚亦可曉然共喻故為不善於曖昧之中者即偶漏有司之文網而卒不能避神明之誅殛城隍之神載在祀典以俎豆於一方固其尤大顯明赫濯者矣則所以使民生敬生畏而潛消其匪僻之萌者廟制烏容以不嚴哉三年以來捐貲倡率眾志競勸然後門庭翼然堂階肅然報賽有所憩息有室神像莊嚴既垂紳正笏於上而殿旁以及

門廡更備設諸神像以佐之使人是廟者竦然於神目如電知昭報之不爽毫釐則所以助政教而弭慝於未形於此邦誠不無小補云爾功旣訖會余有東寧之役士民僉請曰願有記因序其畧以授之繼此而葺治於不廢後之君子諒有同心云

南平縣

卷之二十四 藝文

五

萬福龍王廟碑記

國朝 蘇涓生 知縣

古者為民請命水旱有禱禱於山川社稷之神而已大祝掌六祈四曰禳祝此以為禱水旱也亦不言主祀何神漢唐以降始有禱雨於龍淵龍湫而輒應者蓋天雨莫如龍山川社稷雖神其所以導陰陽之和而布之下土者匪龍弗靈明矣我

世宗憲皇帝念切民依所在省會

敕賜富農龍王之

神鉅典煌煌永為之制其為福於生民者至無

南平縣誌

卷之二十四

藝文

五

已也閩南地勢險峻民多依山墾植桔槔俯仰之具無所于施故雨澤稍愆輒呼庚癸而南邑瘠壤為尤甚余自蒞任以來省覽風土每當土膏蒸動之時即勤勤以望雨為急務顧禱祀之所不專是無所藉以致其虔潔也因擇地於九峰之麓即萬福菴故址而稍拓之芟薙荒穢次第葺治以為龍王之廟按邑志明末有高士劉從顯棄儒冠入黃蘗山萬福叢林披剃歸而結菴奉母隱居於此今廟仍顏以萬福庶不歿前

人之遺跡云廟當九峰深秀之處疊嶂蜿蜒林壑幽茂面南城而俯兩溪凡官民商旅之往來風櫓雨楫之止泊無不畢集於其下而一入廟門峰迴徑轉不啻杳然別有一天地矣當溪之濱建坊曰龍津勝地此登進所自始也折而上爲環翠亭可以小憩亭之右爲醴泉有池窪然清泉滴滴自石龍口中出洵源頭活水也其上爲雷公殿雲行雨施必豐隆列缺爲之先後也殿之左爲山門門內牆陰爲慶雨樓備報賽也

南平縣誌

卷之二十四 藝文

五九

循階而上爲龍王殿做朗正中亦嚴翼也殿後有報親堂卽劉高士故蹟廡下有碑記顛末頗詳悉其上爲三寶殿山僧之所以奉西方聖人也其後爲止觀軒倚山爲垣嵐光竹樹倒影入眉宇皆作絳綠色於銷夏爲最宜右垣之外當山徑而寬平構九姑神殿於其地俾士民之被無子者祈焉至是而廟之規模於是乎粗備矣是役也經營凡兩閱歲凡一椽一瓦悉出俸薪之餘力故不得不崇簡樸亦聊以備一方之典

祀而三年以來幸邀神貺雨暘時若使四民各
安其生業而宰斯土者亦得藉手以告無罪焉
則是役之興烏可以已哉工將竣役人版築取
土得古碑一方文字清雅可讀蓋宋理宗寶祐
四年知軍州事湯公得雨謝祀之文其詞有曰
曷感速而施博其唯真龍與真仙則知此山之
祀龍神不謀而適合於古而世遠年湮紀載荒
落並湯公之名姓不復見於志乘今乃於神廟
垂成之日而五百餘年舊刻忽自呈露於苔埋

南平縣誌

卷之二十四

藝文

六

土蝕之餘亦可以見人事廢興境地顯晦皆有
數存乎其間而神靈之默贊於幽冥者非偶然
也因取原碑置諸壁間並不揣荒陋而自記其
緣起於此

李延平先生祠堂碑記

國朝于長學政

理學之昌自朱子始上接孔孟之傳中衍伊洛之派下開千萬禩道學之脈至於今考亭雲谷羣奉不祧之祖蓋砥狂瀾于一柱迴長夜而復旦矣顧其薪傳所自或以龜山載道而南闡明程學遂使理一分殊之說軒豁呈露丹山綠水至與濂洛關齊名而不知劍浦之濱九峯之麓以一髮引千鈞縣縣延延寔以昌熾者則延平先生之力也考先生年譜在南渡後河洛失傳

南平縣誌

卷之二十四 藝文

三

其時距龜山又遠龜山高第未有聞者潛思力行任重詣極唯豫章一人豫章復官下僚無所張其學里人恒目爲固使先生稍汨沒於俗學不以澄心體認爲事將君子之澤五世而斬周程楊之緒不中絕而止尙望其開徽國於將來耶且夫徽國之學其始固未能深造自得以至集大成也從受業者不過藉溪白水屏山三先生而已旣而與僧謙開善遊又淫於宏濶勝大雖薰德器於黃中悟太極於南軒深切磋於東

萊而其始終精思實踐一意下學本之延平爲
多觀其自言一見復來必益超絕又曰自見李
先生爲學始就平實則其所得力可知矣故其
後也王淮指爲濟僞林栗誹其欺慢侂冑繼祖
肆爲醜詆不遺餘力從遊之士屏伏邱壑依阿
洩認更名他師甚者變易衣冠狎處肆市以自
別其未嘗學問之禮義又其甚者操戈入室持
矛刺盾落筭下石比比而是文公獨以孑然之
身當謠詠之口流竄放逐置之度外堅守師傳

南平縣誌

卷之二十四

藝文

空

講切不舍力持斯道之統者垂數十年非其耳
濡目染於先生者深亦安能信道之篤若此哉
嗣是直卿季通景元華父諸先生輩藉以講習
服行名學成德者甚夥雖紫陽甄陶之化而先
生淵源之自其亦不可沒也矣昔孔子承精一
之統以傳其徒曾參傳孔伋孔伋傳孟軻氏孟
子當戰國之時楊墨充塞聖道不明息邪說距
諛行辭而闢之使後之學者知宗孔氏功誠偉
矣然向無子思存什一於千百則亦魯連荀况

之流耳世徒知尊孟子之功而未知子思子之
續之也今龜山之於閩譬則孔子也豫章則曾
子也紫陽則孟子也匪延平爲之子思亦何以
化海濱於鄒魯哉故有龜山不可無延平有豫
章不可無延平無延平是無朱子也然則先生
非特一郡之延平實全閩之延平非特全閩之
延平實濂洛關之延平且非特濂洛關之延平
而實堯舜禹湯文武周孔之延平天下萬世之
延平也長視學閩中至劍津首謁先生祠見其

南平縣誌

卷之二十四 藝文

三

棟宇黜堊多傾圯漫漶者慨然曰以一郡而所
關甚鉅且重如此聽其湮沒胡可哉謀於臬副
姜順龍太守褚祿別駕高玉棟邑侯初元美僉
以爲然乃捐百金爲郡縣倡且令屬邑師儒咸
伙助焉得若干緡鳩工庀材輪奐復新旣迄事
諸公以書告辰且屬爲記辰惟先生之道德學
問載在全集及答問諸篇甚悉讀先生書者自
知之固無俟辰之覩縷也第述其道統之由來
甚重興廢之關係匪輕用壽諸石以告

後人於
無窮焉

國朝 惠獻貝子祠碑記

祠之建所以報有功懷有德誌不忘也傳曰有功德於民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以死勤事則祀之矧兼而有之者吾儕感戴尸祝曷其可已惟 寧海將軍惠獻貝子宗藩元老忠勇性成勲載盟府藏於史官乾隆五年奉 天子詔業已崇祀賢良廟食京師矣今督憲德公節鉞來臨克承先訓維祖孫相繼忠孝乃心靡不在公家天子復加賚之以獎成勞昭世守也貝子

南平縣誌

卷之二十四

藝文

十四

削平耿逆閩浙咸仰深仁而吾延建邵三郡沐其功德爲尤鉅方耿逆變時僞都督曾養性領兵抵延郡守開門納逆於是逆黨橫征暴斂蹂民廬舍掠其子女玉帛遣兵收建邵亦如之民不堪命康熙丙辰秋八月 康親王帥師由仙霞關入閩關上潰六退保延平貝子從慶元間道下松溪直抵建寧吏民皆安堵如故逆惶懼不知所爲則僞言大兵將屠城以搖惑衆心延民金德化等夢唐招討李先鋒神告曰此來仁

人之師行見輯寧耳九月貝子出建寧會親王
至延衆焚香以迎王師養性遁去貝子下令安
民集紳士耆老慰諭諄切若家人然逆所掠子
女玉帛悉還民間是月大疫貝子出軍中自製
藥餌遍施全活無算駐延凡五日出斯民於水
火而登之衽席郡民慶來蘇焉當是時逆耿之
據閩南以犯浙東者唯恃三郡咽喉地自上游
靖而殲逆猶反掌已乃耿逆甫平貝子旋以焦
勞太甚竟薨於福州行省是傳所載祀典有三

南平縣誌

卷之二十四

藝文

奎

貝子洵兼而有之今 聖天子加禮貝子備極
優崇閩浙廟貌業加修葺延建邵獨無祠宇今
七十年於茲幼者壯者老者終其身享太平之
福者伊誰之賜而寧忘之祠以乾隆辛酉歲乙
未月辛亥日興工越明年辛丑月丙午日告竣
紳士軍民咸載歌曰昏狂不戢兮禍無厭貝子
來兮厥魁殲生吾民兮安養恬百年來兮膏澤
淹祠奕奕兮民仰瞻俎豆馨香兮容有嚴孝孫
有慶兮福德兼視鐫石兮光炎炎

重新南平學碑記

國朝官志涵邑人

學校育才之地廟貌不崇無以示尊禮學宮不飭無以資講習南平學自洪武遷建以來屢有修拓

國朝鼎革之後左右廨墮學前街道多爲居民侵佔徒於邑乘間求髣髴而已自予遊庠序時邑人士每懷復制而無所藉手歲己卯宜燮吳公自尤溪來知縣事詣學之日睹傾頽狹陋之狀慨然以爲己任博士范公從而贊之因以鼓舞

南平縣誌

卷之二十四

藝文

六

邑之人士於是首事諸君子皆義形於色謂其事不可更緩乃分隅勸捐闕明年庚辰三月吉日遂以興事予時在連江聞而壯之愧於諸君子無能爲役而諸君子從范公後稟憲於吳公考舊制計丈尺釐界址度易置始自先師廟迄夫學博士官署一從乎新廟故卑崇之尺有五寸明倫堂故淺深之加八尺廡廊門牆皆稱是此仍舊址而新之者也他狹窄不可規度者必清其侵地爲之方清地時守法者還官護券者

予直尚義則受半直而以其半輸捐於是得於學左建教諭署廟右建訓導署以向教諭借住之海公祠爲名宦祠於其右建鄉賢祠一補從來之闕而以范公捐建之署爲海公祠又以訓導新署後地建爲文昌宮而以明倫堂後山之文昌宮改建啟聖祠俾去廟右之僻狹而就攸爽復正泮牆之東立學門不與廟門相逼蓋至是規模大壯矣計其工纔期月可竣唯以舊建萬里鵬程坊爲長亭直達舊府學街地久佔塞

南平縣誌

卷之二十四

藝文

志

學使汪公藩憲德公直人士之請而不克開也繼逢觀察楊公郡伯蔣公張公縣尹張公一時同心主持乃得還故蓋遲之幾十稔矣故禮門畢工爲最後茲役也糜金三千七百餘兩皆邑人士所捐出憶曩者議修欲於何德盛質庫捐銀三百兩許之入籍考試吁何陋也今大工告歲所未盡闢者青雲路耳有心者善爲之無慮不成顧予所尤歎然者大道南來羅與李二先生當繼開之任二先生南平產也考其挺與逆

在熙寧建學之後有明一代才賢後先相望亦蔚發山川之秀我

朝右文興賢重熙累洽

聖天子廣厲學宮無所不至 當道大君子拳拳興學嘉惠扶掖士遭逢斯盛寧惟是攻時藝取科名已哉廟學維新扶輿磅礴鬱積之氣一振必有人焉以應之書曰臣爲上爲德爲下爲民洪範曰人之有猷有爲有守皇則受之上之所求也周禮樂正崇四術司徒以鄉三物教萬民而

南平縣誌

卷之二十四

藝文

六

資興之學校育才諒在斯乎希賢希聖非異人任區區之心誠愧乎此竊欲與諸君子共勉之也因不辭固陋而爲之記

乾隆三十五年五月吉旦

建萬里鵬程坊並充聖誕祀田碑記

官志涵 邑人

南庠廟學自乾隆己卯縣尹吳公學博范公倡率庠友興修至於己丑工及十年猶有青雲路未闢萬里鵬程坊未建所謂行百里者半九十里蓋幾幾乎力莫殫矣職員章君睹首事之竭蹶悵大工之莫究喟然興歎曰先生長者與諸君子竊竊憂之屢於某乎詳言之豈真肯不棄令某合浮圖尖乎其勉思所以成長者之美爰

南平縣誌

卷之二十四

藝文

十九

出其囊中金賈屋而拓之自萬仞宮牆南至溪澣左至大溝牆內外俱屬學基右至陳姓牆及陳店為界計長一十四丈六尺橫七丈八尺是為青雲路皆石甃堅緻履之如砥建坊於其中衢仍其舊題曰萬里鵬程高若干丈廣若干丈飛梯纍拱巨麗偉觀工始於乾隆庚寅四月二十六日竣於九月十六日新復金帶街地並石甃之糜白金六百餘兩皆章君一人橐也已而復出金山塔路下腴田稅穀一千觔充為聖誕

祭費吁世之震威覲福輸財於神廟者所在多有至於宮牆觀瞻之屬賢才所由興而聖人之生萬世永賴祀事之修尤足以補典禮之闕事孰有亟亟於此者今章君所爲如是可不謂賢乎而咨者或猶竊竊議其後也人之度量相越豈不遠哉余嘉其舉特爲記泐之石後之人得以覽焉其猶有幸於是役也歟

捐置聖忌祀田碑記

官志涵

檢討邑人

端木氏有言夫子之不可及也其生也榮其死也哀周子曰道德高厚實與天地參而四時同宜夫萬世無窮王祀夫子報德報功之無盡天下所在皆有廟祀春秋二丁之外或於夫子誕日或於夫子忌辰捐貲備物此則庠友所自為不在二仲之列予遊京師太常寺贊禮郎某來邀捐貲為夫子誕辰之祭同人擇一寬大屋宇集祭其間特出夫子行教畫圖懸之中堂吾南

南平縣誌

卷之二十四

藝文

七

庠諸友前後勸捐鬻田為誕日忌辰之祭甚矣兩庠諸友之義也能尊師也不忘本也斯二祭可與二仲同垂不朽矣然田段由來不容忽沒而收租致祭尤不可無稽於是臚陳田段租數及捐置佃人刊於石而屬涵為之序夫子德盛化神自歷代帝王下逮公卿大夫及販夫監子無不肅然起敬雖亂臣賊子不敢褻焉况在膠庠者乎報德報功固宜無所不至然則此一石也不誠重有繫乎吾知永永有神呵護之也寧

慮後日之淹沒而無所考哉

南平縣誌

卷之二十四

藝文

七

演武場碑記

傅爾泰

知志滿洲

延郡爲上游通衢京省孔道山峻萬仞澗繞雙溪城垣廬舍半錯落於層巒疊嶂中登峻嶺以陟奇峯面崇岡而行複道欲履平臯蓋亦鮮矣出郡東門折北二里許地勢稍坦爲延平演武習射地延郡自國初設協鎮統兩營凡講坐作進退之法申止齊步伐之道者均於是寄卽歲試生童亦於是較焉場故有公廳以爲各官憩息之所其址狹隘僅數椽耳而高下奇零

南平縣誌

卷之三十四

藝文

七十三

冬會操春較試墜馬破頭目擊纍纍上無以崇體制下無以恤卒伍爲憮然者久之越明年關中李公以講武之暇來謀於予予曰修廢創新誠善舉也公何憚而不爲哉是非崇體制恤卒伍卽欽差按臨歲時較射均可一勞永逸昔蘧伯玉耻獨爲君子公或力有不贍余則何敢岐視焉公因相形度地庀材鳩工更其制而一新前列捲棚大廳次列退廳廂廡左爲更衣室右爲廚竈房塲之東偏建打靶亭一所厚其牆

垣高其梁棟廣其堂室倣其規模共屋二十四
間經始仲夏未匝月而工成凡攻木攻石之類
皆公親爲督理雖烈日侵膚淋雨沾足亦不少
避公廳旣竣馬道亦寬費金錢二百八十千有
奇時制軍奉

天子命簡閱軍實抵南劍語予曰是豈諸鎮協營之
所能耶費用數目可撥司庫開欸毋令自捐廉
俸而公則先期以郡城並永邑房租動支矣不
數之項公意欲同趙邑令分認焉是役也財不

南平縣誌

卷之三十四

藝文

七十四

費而人不疲非公之大公無我治官事如家事
何若是之奮迅也哉他日與公登斯堂也仰九
峰之峭立而壁壘改觀俯雙溪之奔流而軍容
煥采是不獨士卒蒙庥將六邑生童羣沐仁德
於未艾吾亦知公慊然於官守之無曠耳公諱
如筠字松友壬戌會元由侍衛出官漳汀泉興
所至皆有聲余旣喜附同舟之雅且悉修建始
末因爲之記

姚制臺學田碑記

徐

哲

知縣
維揚

國家養士有餼庸非獨優之也士無治生之具故多貧自服古至入官皆責之以廉餼廩之設懼士之貧而喪其守也總督姚公手闢漳海削平十九寨島門如同再造武功未畢卽頒定誠士條約按季課文士在困苦流離之中莫不斂抑受裁如木之從繩金之在範孟子曰無恒產而有恒心者惟士爲能夫恒心固士所常有也然必以歲寒寄松柏何如雨露滋培使之冬夏

南平縣誌

卷之二十四

藝文

七十五

長青哉元公早念之徧施重貲於膠庠去歲仲冬頒到銀六十兩置腴田存縣學以賑貧士仍然八郡邑宰正供條銀之外什費盡從蠲免庠諭孝廉許君文章遵依憲諭選得誠懇生員謝士超梁友鶯陳有齡等於癸亥五月將銀六十兩訪買得近地良田苗一石五斗零五勺年收租米一百五十斗零半升諸生親自到田會佃彙繳承佃一本共三十三張不論歲暮豐歉計條銀倉米挑運外實收正較筒官斗加二米一

百斗到學分給貧生懼其久而滋弊也乃將田
段坐址所收產粒各佃花名載在新立姚興儒
戶者逐一勒石登記後有挺然入爲良士出爲
廉吏始終不以貧窶累心者皆斯舉之大有造
爾哲衝繁下吏四壁蕭然未能擴充盛典謹細
述其事庶幾世代相沿不失作人至意云康熙
二十二年六月穀旦

南

誌

卷之二十四

藝文

七六

此篇不當附記後當
列第二十六卷碑銘
類今爲批明以俟修
志更定

豫章羅先生墓誌銘

宋李侗

越劍州羅源之鄉出十有五里許爲黃際之陽
有兆焉迺藏宋大儒羅先生者也其向丁癸其
脈迢遞其形委蛇而蜿蜒其林木龍蕤而森葳
其環拱苞靈而孕粹美哉佳兆乎先生於侗遜
長於一日寔則沆瀣一氣焉夢楹之夕敦匠執
紼之舉侗旣不能以不肖供其役今幸得偕先
生繼嗣求之汀之武邑歸先生柩而窆之乃於
銘誌寔推諉焉不可耶謹擗撫而誌之先生

南平縣誌

卷之三十四

藝文

七

之先系出祝融之裔爰伯其弟爰仲國於羅厥
姓遂仍之數十傳而後或徙江之豫章踰周而
漢而唐會有乾符之亂各鎮分制而王審知寔
制乎閩因擇七姓隨乎節鉞羅居其一數傳來
惟羅最蕃衍遷徙靡一於時或沙或劍而劍宗
爲先生遠祖京成公初居劍郭久之復居溪南
篁鄉其曾大父文弼大父世南父神繼奕葉潛
鱗代有齒德以故積美厚而發祥宏先生出於
其間天縱英敏冲齡而然稍壯則宛委墳索靡

弗徹覽著爲文章形爲吟咏粹然一軌於正已
聞同郡龜山楊先生繼絕學於河洛筮仕蕭山
先生慨然鬻田徒步請謁及見而喟然嘆曰不
至是幾虛一生遂脩北面禮於楊而楊亦深器
先生兩人相得歡甚旣歸築室山中杜門靜業
雖以特奏擢科主簿博羅而胸次澹然泊然揆
厥所志蓋不以簪裾爲華而以擔荷道統爲已
任生平雅好著述編牒鱗集不可枚紀紀其大
者若遵堯台衡春秋詩解語孟師說中庸說議

南平縣誌

卷之二十四 藝文

七六

論要語二程龜山語錄弟子答問諸篇而於道
德事功紀綱法度彛倫日用之間鑿鑿乎其言
之也至若怡情悅性舒寫心靈於吟諷間不徒
大有唐韻其於繼往開來肩任道統之意在在
躍露諸載殺青者不論論其逸者所云問津槐
予之句是何蘊抱是何局度乎以侗樵魯之質
偏駁之資冶鑄於先生者旣久薰炙於先生者
最深雖不能金玉其詞以繪所爲粹質温中之
模乃敢忍於脈脈不令真儒道範壽於末末乎

先生娶於李爲朝議大夫文槌公之女端確貞
靜相內敏寅生一子諱敦叙先先生卒無嗣有
遺腹焉先生有弟叔噓書請繼於先生堅請乃
可曰無後爲不孝之大吾存後吾吾亡嗣子今
子先吾歿後吾明矣乃立兄伯常之次子公卒
無何而遺腹得男孫振宗噓先生之系微而復
續人乎天耶先生生熙寧壬子正月十五日寅
時卒紹興乙卯十有一月至前一日享遐六十
有四以紹興庚申孟夏月癸酉日辰時厝於斯

商正縣誌

卷之二十四 藝文

七十九

兆侗謹拜首而銘云

鬱草佳城峰巒崢嶸藏先生魄用奠於寧豐鎬
木秀曲阜草香儒文道脈日皎星晶參苓孕粹
桃李儲精雲封黠黠兩化零零軀返於宥神昭
於明勒銘於石萬古儀刑

按墓銘之後原誌附刊田畝堂判及裔孫名字
似與誌書體裁不合且有錯誤茲刪去以俟後
之重修者辨厥真贗焉可也

